

新都市  
小说系列

杨华团◎著



# 都市男人

DU SHI NAN REN

男人开卷有益◎女人不可不读  
当代都市的全景图卷 三个男人的爱恨情愁

新华出版社

新都市小说系列

杨华团◎著

# 都市男人

DU SHI NAN REN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男人/杨华团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011-8586-3

I. 都…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6171号

## 都市男人

---

总策划: 胡杨

责任编辑: 王金英

装帧设计: 李彦生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08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8586-3

定 价: 28.00元

---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9559371



## 男人·女人

男人女人，是早已被写滥了的题材。敢于弄几个市井男人做主人公，并非要表现我的胆儿够肥，而是彰显了一个写小说的人对于创作、对于读者的忠诚。我原本不是云里雾里的人，写小说又不太会玩弄技巧，所以只好不惜血本出卖还算丰厚的生活积累。安仲熙、夏能仁、贾潇，几乎都能从我周围朋友的身上找到影子，但你又很难说谁一定是谁，故而不怕有人对号入座。这几个男人以及他们各自身边的女人，都是艺术的真实，也是生活的真实，我太熟悉他们了。

安仲熙，堪称全世界活得更累的男人。其貌不扬，脸蛋呈垂胆形紫茄子模样，本事也不大，却有唐·吉河德式的勇敢。老婆、孩子、情人、私生子，一个都不能少；饮酒、举债、ED、疑似癌症，啥都不耽搁。老婆面前如鼠陪猫，连站着排尿的权利都被剥夺；情人身上忠诚无限，何惧千斤重担将自己压垮；与朋友交往略显弱智，被奸诈者戏弄却博得了更多同情；在工作单位庸庸碌碌，胆大妄为被顶头上司骂得狗血淋头……

夏能仁，官场仕途中最不安分守己的男人。权力场的潜规则艰涩难懂，上爬的欲望能使人迷失本性。他逢迎权贵不惜怂恿妻子搞“性贿赂”，巴结领导哪怕用情人做牺牲品；送礼行贿竹篮打水，收买人心弄巧成拙；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与对手博弈明争暗斗不惜拳打脚踢，和朋友交往斤斤计较特别工于心计；投机钻营却四处碰壁，自作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贾潇，当代都市生活中最具动物性的男人。风流才子天马行空抒写风流文章，天生情种广结情缘难免为情所累。娶妻生子无异作茧自缚，甘为“面首”掘来第一桶金；声色犬马“包二奶”潇洒倜傥，灯红酒绿助朋友两肋插刀；思想新锐毅然南下做游侠，行为怪诞斩断情缘抛妻女；南国S市涉足商品经济，

开放地区体味人情冷暖；难耐寂寞寻求精神慰藉，遭遇激情演绎生死浪漫……

当代都市并非没有顶天立地、纵横捭阖的英雄男人，但我不得不承认，我笔下流淌出来的几个男人统统是些小人物。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平庸、琐屑、拮据，做点儿小事，挣点儿小钱，喝点儿小酒，玩点儿小女人，个个看不出有干大事业的抱负，人人都犯不大不小的错误却不能搞出石破天惊的大动静。诚然，写小人物要成就大作品也难，问题是英雄们头上有光环，大男人往往高高在上，我和他们有距离，写出来唯恐四不象。还好，我熟悉的这些琐屑男人基本上都是好人，或者说，他们都是我身边触手可及的兄弟。尽管饮食男女都有七情六欲，他们难免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的错误大多可以解释成无奈的挣扎，可以作出合理的诠释。他们是芸芸众生，而芸芸众生恰恰是当代都市生活的主体。当然，小说的真实绝不是简单地临摹现实，而是作者对生活的主观性叙述，现实主义的小说也绝不等同于自然主义。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即使在最艰难、最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仍然坚守着他们必须坚守的东西，小人物也有尊严，也有他们各自灵魂中的高贵。这其实也是作者的一种坚守。写小人物的作品不见得没有巨大的精神文化的力量，不见得没有崇高。

每个男人的身边都有若干个女人，这本书里的女人也耐看。安仲熙的老婆甘文秀本性良善，小市民的地位造就了她的市侩和虚荣；情人扈婉璇貌似庸常却魔力无限，能将老公和情夫两个男人降服得俯首帖耳并且相安无事。夏能仁的同事兼情人郝萍美丽而又痴情，夹在觊觎美色的领导、一心上爬的情人和粗疏大意的老公之间左右为难。贾潇的“二奶”燕子放荡中表现坚贞，敢爱敢恨轰轰烈烈；小情人温馨予从外貌到内心都是天使，遭命运戏弄却沦落风尘……此外，夏能仁老婆冯雪宜恪守妇道，贾潇的结发妻汤芝凤逆来顺受，寂寞富婆齐丽的慷慨赠予，文学青年小周的循规蹈矩，想必都能给读者留下印象。

有了男人，又有了女人，也就有了故事。于是好看。

这部书稿完成大半年了，这会儿应编辑之约，要我给读者写几句话。拿出打印稿来重读一遍，不料颇觉汗颜，原来写书也和所有的艺术创造一样，总会留下遗憾。不过，我还会继续写小说，遗憾也就有弥补的机会。眼睛盯着都市小人物，我要搞出一个系列。所以，很长一个时期我都会在期待中度日，我很充实。

期待着我心中上帝的评判。

上帝就是读者。

杨华团

二〇〇八年九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Du Shi Nan Ren

- 1 -

安仲熙和好友夏能仁、贾潇相约各自带一个老婆之外的女人饮酒聚餐。这几个人凑在一起吃饭，基本都蹭不上公款，偶尔找个自愿挨宰的小老板啥的买单，不过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所以他们往往采用轮流坐庄的方式，你来我往，大致上也公道。

羊肉馆的包间是安仲熙打电话预订的，他第一个赶到。安仲熙并没有带女人，形只影单，等待的过程显得有些寂寥。服务小姐一进来，安仲熙上下打量，目光就有些黏稠。姑娘并没有训练有素、礼貌周全地问好，甚至连称呼都省略了，直通通地问安仲熙：“你们几个人？”安仲熙心里就有些不痛快，斜躺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反问小姐：“你说我们几个人？”小姐说：“我咋能知道你们几个人？”安仲熙说：“你不知道，我凭啥就知道？等一会儿来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服务小姐于是红了脸，撇了嘴，反转原来倒扣着的茶杯倒水，弄出很大的声响。

“态度好点儿，小姑娘！”安仲熙往前欠了欠身子，抬起胳膊伸出食指点了点服务小姐。

“态度能好到哪儿去？态度又不卖钱！”姑娘给安仲熙倒上茶水就气哼哼地离开了。

“哼，‘红二团’，态度还恶劣！”安仲熙嘟囔着说。

这一带的羊肉馆都是城乡接合部盖了小二楼的农民开的，“农家乐”性质，菜肴以本地风味的大煮羊肉、羊肉垫卷子、爆炒羊杂等系列羊肉为主。水草的关系，本地羊肉无膻味，鲜嫩可口，滋阴壮阳，再加上羊肉馆价位适中，还限时提供打麻将玩扑克牌的场所，免费供应茶水，所以这里生意还算兴隆。服务员一般都是羊肉馆老板自家姑娘或者亲戚朋友的孩子，大多淳朴但不够乖巧，有的脖子洗得并不干净，手指甲里面还带点儿污垢，大漠戈壁地带较强的紫外线造就了这些孩子脸蛋上两片坨红，“红二团”是对她们的戏谑。

“夏哥哥，你还不赶紧的？我都来半个多小时了！”安仲熙干脆平躺在沙发上，腿脚跷得比头高，拿着手机往外打电话。

“你是神经病吗，去那么早？要么就是没吃过饭！”夏能仁知道安仲熙往往言过其实，所以很轻蔑地反驳说。“哎，告诉哥哥，你带了个啥样的女人？”



都市男人



美丽指数多少？放荡型还是淑女型的？能跟你来吃饭的还能淑女到哪儿去！哎，你到底带了没有？你们要是都不带，光哥哥带个风流女人来，那还不得羞死？”夏能仁在电话里油腔滑调亦真亦假。

“当然带啦！咱哥们儿什么时候说到做不到？你来了给鉴赏一下，我认为美丽指数能打满分！姐们儿你别害羞，等会儿我的哥们儿都来了，他们那色迷迷的眼神还不得把你吓死！”安仲熙故意对着虚拟的美女说，目的要让夏能仁带个女的来。夏能仁平常一副正人君子貌，却总是拿安仲熙的一个大他两岁的情人来调侃，而且演绎了种种故事，往往就弄得安仲熙很没面子。安仲熙想报复他，总找不到机会。

“好好好，哥肯定带一个来，而且肯定让你俩出乎意料。”夏能仁说。

安仲熙打贾潇手机，占线，接不通。

“哎呀呀，你咋这么啰唆？我就吃饭喝酒抽烟这点儿业余爱好，你又不是不知道！……什么？你怕我一出去就跑骚，找‘小姐’？这你管得着吗？……你放心，我还想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呢！……行啦，少啰唆，我挂了。没完没了啰唆……”这是N市颇有名气的风流才子贾潇，人还没进门声音先在楼梯上回荡。显然，他应该履行的请假手续没办好，老婆打电话来查岗，但贾潇并不怕老婆，一贯声称他们夫妻感情不好，离婚是迟早的事儿。

“哎哟！贾哥，我的脚崴了，你也不管人家！”忽然一女人的声音娇滴滴地响起，十分具有穿透力。

“哎呀，我打电话的时候你能不能别喊？”贾潇急忙挂断了老婆的电话。

“怎么啦？怕你老婆听见？你又不怕她，我也不怕！”女人说。

贾潇身后跟着个女子，五官俏丽，皮肤白皙，身材惹火，脸蛋上化的妆浓淡适宜，因为季节的关系衣着稍显暴露，但还没有达到让男人不好意思正视的地步。

“安茄子，你带的女人呢？嗨，说你呢，嗨嗨嗨，看见我们燕子眼睛都直了，呆啦傻啦？不会说话啦？”贾潇冲着安仲熙喊。安仲熙脸蛋子呈胆状下垂，有点儿紫茄子模样，所以贾潇就给他弄了个“茄子”的称谓，喊的时间长了，圈子里也就有了认可度。

“我到哪儿带女人去？带老婆你们又不让。”“安茄子”从贾潇带来的燕子姑娘身上收回目光，回答说。

“得啦，你别装了！你说你，没有情人，还是没有漂亮女同事？装得像个好人似的！再不行招个‘小姐’总可以吧？你看我们燕子，随叫随到。”

“贾哥，你说什么呢！”燕子听得有点不高兴，就朝贾潇发嗲使小性子以



示抗议。

“哦，我说错了？”

“错了错了错了，燕子哪里会是‘小姐’呢，最多是‘按摩工作者’。”安仲熙总算眼睛不发直了，跟漂亮姑娘调侃起来似乎也还有些幽默细胞。

“贾哥，我走了，不跟你们玩了。都拿我取笑！你叫我来吃饭是找‘小姐’呢？对不起，恕不奉陪，本姑娘告辞！”燕子坐都不坐，转身就往外面走。

“燕子燕子，来了就坐下嘛。你跟‘贾痞’好得跟一个人似的，还计较他怎么说？我也是跟你开玩笑呢。大家都是朋友，你这会儿走了，别说‘贾痞’没面子，连我都要羞死呢！别走别走，坐下坐下。”安仲熙堵在门口不让燕子走，嬉皮笑脸打圆场。他有时候喊贾潇为“文痞”，简称“贾痞”。

燕子回身看了一眼贾潇。贾潇不再说话，嬉皮笑脸地装傻，眼神却是挽留她的意思。燕子于是回转身子坐到了沙发上，莞尔一笑：“谁说我要走？我凭啥走？你们谁掏给我300块钱我就走，招呼几个朋友另找地方吃饭去。你们不给钱，我还要蹭饭蹭酒呢。走？便宜你们啦！”

“安茄子，你快找个人来，实在不行就让你那个‘孩儿他妈’来。遮遮掩掩干吗，哥儿几个谁不知道你跟她最好？她家那孩儿跟你一模一样的茄子脸，越看越像你的种，你敢说不是？”

“嗨，嗨，嗨，胡说八道！燕子还在呢。”安仲熙脸有些红了。

“夏哥哥呢？每次吃饭喝酒，总是要比别人来得晚，显得牛×还是咋地？”贾潇又抱怨夏能仁说。

“人家是哥哥嘛！刚才还打电话问我带不带女人呢。”安仲熙说。

“干吗不带？害羞？假扮清纯？他装什么装！夏哥哥的脸皮怎么说也经过47年岁月的磨炼，厚度绝对胜过你我。我就看不上他这一点，老装正人君子，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没劲透了！我给他打电话。”

夏能仁的手机接通了，贾潇听见里面很热闹。夏能仁大声嚷叫：“朋友打电话催我呢，我们有重要的事情，公家的大事。耽误了你能负得起责任？”然后就听见另一个男人的声音：“我管你有天大的事！你今儿必须六块！要不然惯出你的毛病来了。你趁早再拿一块钱走人，不然的话，你走不了！”夏能仁嚷：“就五块，爱要不要！我走不了才怪，你还能绑架我不成？”

“夏哥哥为一块钱跟人吵架呢。我估计就在外面，我下去看看。”贾潇挂断电话说。

“我也去。”安仲熙说。







“你们把我一个人扔这儿？我也去。”燕子喊。

三个人从羊肉馆二楼的包间下来，出了大门一看，马路上并没有他们的夏哥哥。贾潇再拨电话，才弄清楚夏能仁就在距离羊肉馆大约500米一个拐弯处，正跟出租车司机吵架呢。原来，夏能仁在出租车上眼睛盯着计程表，看见钱数先跳到了五元整，估摸马上就要跳出新数字了，就急忙喊司机停下。这里距离吃饭的羊肉馆不远了，他准备走几步，节省一块钱。不料车一停下，那数字还是跳成了“5.6元”，夏能仁跟师傅说：刚刚跳的字，我给你五块。出租司机不干，说，六块。夏能仁说，明明五块六，你为啥要六块？司机说，四舍五入，你就要掏六块。夏能仁说，就五块，再多了没有。说完递给司机一张五元面值的纸币。

夏能仁和出租车司机纠缠了半天，双方都不让步。夏能仁眼见得一块钱赖不掉，就想出一个难为对方的招数：给你100块钱，找吧。

司机说：“你明明有一块钱，我刚才都看见了。”

“有也不给你，你找不找，你不找我走了。”

“没见过你这号畜皮，为一块钱赖账，穿得还人模狗样的！”

“你为啥骂人？”

“我就骂你啦咋地？本来你就不像个人！”

“你才不像个人呢。我要向出租公司举报你，什么服务态度！”

“你去你去，爷爷要怕你这孙子我就是婊子养的！”

“谁是孙子？你是谁的爷爷？把你的嘴巴弄干净了！你就是个孙子！人渣……”

等贾潇、安仲熙走到跟前，双方剑拔弩张，眼看就要动手打架了。

“行啦行啦，这位师傅，你是做生意呢，还是跟人吵架呢？给，十块，不用找啦。就这么大个N市，低头不见抬头见呢，何必弄得跟仇人似的？”贾潇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就扔给出租车司机十块钱息事宁人了。

“要像您这样做事，我还爱跟人吵架？耽误我的时间就是耽误金钱。算啦算啦，您这钱我不要，那一块钱也不要啦，让这位哥哥拿去买纸钱吧。”司机说完气哼哼地开车走了。

“你看你，哥哥，为了一块钱，值吗？我几个急着来寻你还打了一回的，好几块钱又没了，划不来。”贾潇抱怨夏能仁说。

“还吓吓！晦气，晦气！”夏能仁朝出租车离去的方向连连啐唾沫。

“交警队有哥们儿呢。他敢胡骚情，咱寻人收拾他。要么就揍他一顿，咱



这些人呢，怕他？”安仲熙说。

“你就是嘴上的劲。人家都走了，你骂谁呢？”贾潇说。

燕子看夏能仁和安仲熙的眼神也就有了一些不屑。

“你俩带的女人呢？”等重新回到羊肉馆的包间里坐下，贾潇问夏能仁和安仲熙。

“哎，茄子你刚才打电话，跟前不是有个女人吗？”夏能仁很诧异。

“哥哥你都没带女人，我哪儿敢啊。刚才骗你呢。”安仲熙说。

“没劲，太没劲了！现在打电话，谁叫不来女人谁今天买单，早知道这样，我才不请你们呢。”贾潇对两位哥们儿的表现十分不屑。

“我找不来人。除非老婆。”夏能仁说。

“哥哥呀，你至于吗？找你们单位的同事郝萍，就跟你一个科室的那个，丰乳肥臀水蛇腰，漂亮妖艳。她一看见你骨头就酥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肯定早都把人家放翻了。快给她打电话吧。”贾潇鼓动说。

“不行不行。郝萍的老公这两天在家呢，那是个大醋坛子，惹下了他敢把我杀了。要是她老公出差去了还可以。”夏能仁面有难色。

“茄子，你呢？实在不行把你那老情人招来，管她老不老呢。”贾潇又开始调侃安仲熙。

“人家不来。我都给打电话了，说要是我单独请，她就来，要是跟哥们儿在一起，人家嫌着呢。”

“都啥年龄了，还害羞？还装嫩？哥们儿谁不知道你俩是咋回事？没劲透啦！”

夏能仁和安仲熙讲了N种理由，反正就是弄不来老婆以外的女人。贾潇无奈，只好让燕子打电话再找来她的两位姐们儿，陪几个兄弟吃饭喝酒。好在燕子的姐们儿白天也没生意，乐得蹭顿饭吃，所以很快就有两个姑娘打的赶来了。这几个“小姐”跟社会上一般女子相比，显然要风尘些，妆化得重，衣着暴露，但跟她们众多的“同行”比，又都有些淑女相，低眉顺眼，含而不露。燕子的两个同伴一个瓜子脸柳叶眉，自我介绍说她是“小柳”，一进门就坐到了夏能仁跟前；另一个圆脸的不爱说话，燕子叫她“丹丹”，被安仲熙召唤到自己身边。

N市地处大西北，在男女交往方面人们的观念踟蹰不前，总是慢半拍。说夏能仁、安仲熙招不来老婆以外的女人，那是“低估”了他们，主要问题还是





不习惯几个男人分别带着情人聚餐。往常和情人以及异性朋友吃饭，一般都是一男一女，羞于见到熟人，猛一下带着女友和多人相聚，就好像突然把身体隐秘部位示人一样，无论如何有个适应过程。贾潇给招来“小姐”陪伴，夏能仁、安仲熙尽管心里也酥酥的、痒痒的，但仍然要做出正人君子貌。

餐饮的过程司空见惯。对于几个陪吃陪喝的“小姐”来说，她们对美味佳肴的青睐远远胜过对男人的兴致。特别是清蒸大闸蟹和盐水大虾上来，她们一个个神情专注难掩兴奋，纤纤酥手灵巧机敏，动作十分女性化，樱桃小口珠玉银齿，嚼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而对于安仲熙、夏能仁来讲，这几个姑娘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好酒好菜，正所谓秀色可餐。安仲熙不住地给身边的丹丹姑娘布菜以示殷勤，总是举起酒杯要跟姑娘交杯换盏，弄得丹丹娇嗔说：“安哥哥你还让不让我吃啦？”安仲熙又忙赔笑脸说：“吃吃吃。”夏能仁一左一右分别挨着小柳和燕子，弄得他略显局促，但他一门心思都在美女身上，任什么样的酒菜都显得没有味道。酒过三巡之后，夏能仁心痒难抑，就想在桌子下面搞点儿小动作，他刚把一只手试探着放到小柳大腿上，姑娘立即叫出声来：“夏哥，你别摸我大腿，痒酥酥的人家怎么吃饭呢？”就弄得夏能仁很脸红。接下来夏能仁心猿意马依旧，但具体怎么行动却显得黔驴技穷。几个男人中就数贾潇天马行空挥洒自如，他吃菜饮酒有滋有味，并且很放肆地跟姑娘们调笑逗乐，猜拳行令，喝交杯酒，甚至和燕子姑娘当众接吻，作为对她为之代酒的奖励。

“别装啦。要装到别的场合装去。在这儿装正人君子给谁看呢？”贾潇调侃夏能仁和安仲熙。

但他的两位哥们儿还是放不开。夏能仁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尽管仕途不顺，但长期受党的教育，某些行为规范已经融入到血液中，装正人君子跟真的一样，想改都难。安仲熙怎么说也是一所中学的总务主任，教书育人的地方也有种种清规戒律，时间长了只能谨小慎微，在这样的半公开场合，他对老婆以外的女人基本上是有贼心没贼胆。

美食享用到一定程度，肠胃会发出拒绝的信号，男人女人皆然。对于吃得饱嗝连连的女人来讲，继续陪伴猜拳行令闹酒的男人无疑是一种折磨。掌握着整个餐饮进程的贾潇看出来眼前的程序已经该到结束的时候了，就建议去唱歌。他的提议没有人反对，于是活动内容自然而然地进行了转换。

贾潇特意选择了一家活动内容丰俭由己、伸缩性强、干嘛都可以的歌厅，从意向上讲还是想让哥们儿尽情潇洒。歌唱得基本尽兴之后，贾潇对安仲熙、夏能仁说：“里面有小包厢，把你们的姑娘带进去，干啥都行。这儿绝对安全，只是小费自理，不能都指靠我……小柳、丹丹你们主动些。”

尽管贾潇交代了政策，陪侍的“小姐”先是暗示尔后连拉带拽，夏能仁还是拒绝了姑娘进一步的服务。他对贾潇说：“你个家伙，让哥哥犯错误呢？公务员干这事一旦被查处，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的饭碗子要紧。”贾潇说：“好像谁没有公职似的？这事要认真起来，你们那么大的机关，好多人恐怕都要被开除了！你该不是心疼钱吧？”夏能仁说：“反正我不去，面对美人计我宁死不屈。”夏能仁坚辞不去，一向缺少主见、乐于从众的安仲熙自然也就舍弃了一次放纵的机会。最终贾潇连连摇头，给钱打发走了几位“小姐”——包括他自己带来的燕子，然后三人饮酒至酣，大醉而归。

晚上回到家，夏能仁喝了老婆精心泡制的醒酒汤，慢慢就清醒了，然后净面刷牙沐浴，上床睡觉。他那身体较早发胖、半老徐娘风韵犹存的老婆冯雪宜不知怎的春情萌动想要求欢，夏能仁被缠不过，只好胡乱应付一番了事。老婆兴奋了好长时间才侧身香香地睡了，但夏能仁却失眠了。他下意识地白天吃饭饮酒唱歌陪在身旁的小柳姑娘和老婆比较，越比较越丧气，就心生后悔：干吗就不能弄一下呢？风流一回又能咋地？

酒醉之后，有个女人不止一次打安仲熙的手机，结果他睡得昏昏沉沉，哪里能听得见？等到晚上酒醒，已经躺在亲老婆身边了，对那神秘女人连电话也不能回了。安仲熙心里七上八下，折腾了大半夜没睡好觉。

## Du Shi Wan Ren

- 2 -

安仲熙早早地醒了。他小心翼翼从被窝抽出身来，蹑手蹑脚下床，洗脸刷牙尽量不弄出声响，然后就想悄然离开，以便赶在上班之前会见一下那个名叫扈婉璇的女人，起码要弄清楚她多次拨打电话究竟何事。那女人的电话对安仲熙来说无异于圣旨，昨天因为醉酒没接听她的电话，恐怕麻烦大了！

“安仲熙，你干吗？偷偷摸摸的！”亲老婆甘文秀的声音从卧室里传出，震得安仲熙的耳膜嗡嗡作响。

“我上厕所呢。”安仲熙高声回应甘文秀，“谁偷偷摸摸的啦？我上厕所能有多大动静？咱得严格遵守老婆大人的约法三章嘛。”

甘文秀对丈夫安仲熙有大大小小若干个约法三章。大的方面比如每个月工资存折上的进项都要经老婆过目，安仲熙自己零花钱不能超过三百元等等，小的方面往往具体到家庭生活中的若干细节，其中一条就是规定安仲熙在自家卫



生间必须坐着撒尿。原因在于随着年龄增长，安仲熙尿液入注马桶的准确度比过去有所下降，偶尔尿液四溅就弄脏了马桶圈，而甘文秀爱干净到了近乎洁癖的程度。这一条平日里安仲熙是严格遵照执行的，所以他上卫生间撒尿一般听不见动静。类似这样的生活细节体现了安仲熙在家里地位之低下，他曾经在夏能仁、贾潇等一干朋友跟前自嘲说：“我在家里论地位排名第四，不光老婆、儿子重要，咱都不如一只王八。”说那话的时节甘文秀正养着个与众不同的宠物——一只小绿毛乌龟，她对小乌龟的宠爱在许多方面确实胜过对待安仲熙。后来那绿毛乌龟被老婆、儿子轮番戏弄，抑郁得绝食而死。

安仲熙之所以在老婆跟前低声下气显得没有尊严，也跟他身边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扈婉璇有直接关系。

安仲熙和扈婉璇的故事少说也有近20年的长度。那时候安仲熙刚刚有了正式工作，在N市一家企业职工子弟学校总务处当保管员，兼干杂务。理由是他老爹当过小学教师，后来就在这所职工子弟学校当总务主任，患心脏病过早地去世了，单位上照顾家属，就将安仲熙从工厂临时工的位置上弄到学校，算正式工人，安排到了总务处。扈婉璇也是学校的集体工，搞收发，兼打铃，还兼上课期间的门卫工作。她也是一位退休老校工的女儿。扈婉璇论长相没啥过人之处，勉强称得上端庄，但绝不妩媚。那时候她刚刚高中毕业待业两年，20岁的年龄决定了她作为一个女子还是能吸引男人目光的。但在学校这样的环境下，大学毕业的年轻男老师一个个天之骄子的样子，基本上不把没有学历的集体工扈婉璇放在眼里，这样就给了安仲熙乘虚而入的机会。安仲熙在学校那些年轻女教师眼里也是被忽略的对象，就跟男教师忽视扈婉璇一样的道理。总务处工作不太忙，具体事务上跟女校工扈婉璇也有种种联系，这样安仲熙有事没事就喜欢在扈婉璇那里坐一会儿，再加上天生的爱揽事、爱许愿、爱无事忙，给扈婉璇留下的印象，他是一个古道热肠的好心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安仲熙也觉得这个女校工不仅平易，好接近，而且心细如丝，偶尔给他一些关切的询问和恰到好处的帮忙总是能让安仲熙心头一热。一对青年男女，相互有好感就不得了，再加上扈婉璇是那种对男子不仅不设防而且是欢迎进攻、来者不拒的女子，所以这俩人很快就在总务处一个归安仲熙掌管且相对隐秘的屋子里做到了一起。

“你一晚上不踏踏实实睡觉，这么早就爬起来，哪根筋抽的？是不是你那个‘妈’又召唤你呢？”甘文秀也起床了，追着责问她的丈夫安仲熙。她所谓安仲熙的“那个‘妈’”就是指丈夫的老情人扈婉璇。安仲熙与扈婉璇偷情二十余年，难免会让老婆抓住把柄，至少也有作为证据的蛛丝马迹若干。安仲





熙在家庭中的地位每况愈下，也跟这件事不无干系。尽管经常敲打安仲熙，把情敌说成丈夫的“那个‘妈’”，甘文秀还是能感觉到安仲熙跟扈婉璇旧情未了，所以夫妻对话一涉及此类内容，她气就不打一处来。

“昨天晚上啤酒茶水喝多了，尿多，睡不着就醒来了。谁要去找她呀？你是神经病还是醋罐子呀？”安仲熙偶尔也用嘴硬的方式作为盾牌，保护自己不被老婆把遮羞布统统扒光。

“哼，你爱找就去找，关我屁事！我是醋罐子？你才是神经病呢！你那么上心也没见那婊子能像我这样伺候你吃伺候你穿，你那么殷勤婊子生的娃娃咋没见喊你一声爸爸？”甘文秀继续夹枪带棒谴责安仲熙，这种斗嘴是他们夫妻之间的家常便饭。

“哦，我想起来了，昨天校长说了，管理人员今天一律七点钟前到校，要统一进行安全检查，为市教育局下一周的安全大检查作准备呢。我还真得马上去。老婆你不要再叨叨了，等一会把安鑫的事情弄一下，送他上学。”安仲熙经过打腹稿终于编出了一套谎话，背书似的说完就急忙脱身。他关门的时候还听见甘文秀在门里面嚷嚷，话也很刻毒：“只要是找你那个‘小妈’，就急得像摔纸盆子一样！”

安仲熙一出家门就赶紧给扈婉璇打电话。

“我以为你不理我了。”扈婉璇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说话总是文质彬彬的，语气也轻柔，可能是在文化教育单位待过的缘故，而且她从不骂人，不说粗话。仅就这一点和甘文秀比，安仲熙就不能不更喜欢扈婉璇。

“到底有啥事？你说。”尽管这么多年头了，安仲熙一听见扈婉璇的声音还是觉得心里头痒嗖嗖的舒服，于是他的语气也充满了关切和温柔。

“还是史峰的事情。他们升高二要分文科理科班，隔了这些年，我跟教育上的人都隔生了，市一中的领导就更不认识了。你去给跑一跑，需要请人吃饭、送礼啥的也行，总要给儿子分个好班。老师太重要了，要是分班分不好，会影响孩子学习。我还指望他将来上重点大学，上清华北大呢。”扈婉璇说。她的儿子史峰马上就要上高二了。

扈婉璇当年离开校工的岗位，不能说跟安仲熙没有关系。她离开学校去了一家效益不错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后来那企业却破产倒闭了。眼下扈婉璇在一家商业企业做推销员。

“行。我去跑跑看。”

“不是跑跑看，一定要办成呢。”扈婉璇强调说。

“是，一定办成。你儿子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这该行了吧？”安仲熙对





扈婉璇的话坚决听从，不打折扣，不讲价钱。

“去办吧，我相信你。有时间给我打电话，我请你吃饭。”扈婉璇说。

安仲熙挂机以后把手机拿到眼前看了看，仿佛能看见扈婉璇赞许的微笑。看来上班前不需要去见她了，就是说省略了一次见面的机会。电话这东西说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安仲熙心里怅怅的。

扈婉璇微笑的面庞，20年来一直是安仲熙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当初他和扈婉璇不经意间碰撞出感情火花，而且经过床榻之上的相互享用，两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谁也不愿意再分开，问题在于他们相遇时实际上都已经有了各自的婚约。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人们在男女情感、婚姻方面的观念远没有后来那样开放，所以，安仲熙、扈婉璇在本来不算太出格的感情历程中无端地自我批判自我约束，硬是压抑住澎湃的激情，各自循规蹈矩地走进了既定的婚姻。

安仲熙的妻子甘文秀是国有企业的工人，虽然也辛辛苦苦自学自考总想弄张文凭把自己变成干部，但终究这一切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一直未能改变工人的身份。甘文秀母亲早亡，因为在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所以让老父亲和母亲般的大姐过分宠爱，造成了她随心所欲的个性和唯我独尊的坏脾气。尤其长大成人走向社会以后，她跟上本车间一帮庸俗不堪的姐妹们沾染了浓厚的小市民习气，虚荣，贪婪，斤斤计较，过分狭隘的自尊反映出骨子里深刻的自卑。在家庭生活中，她有些方面过分节俭，有些方面又毫无道理的慷慨，一切皆源于“面子”。她的行事总是让安仲熙不理解，于是也不能给予恰当的配合，这是他们夫妻经常闹矛盾的重要原因。起初安仲熙十分不习惯妻子的为人处世，想着要不断教育影响以提高妻子的品位，不料时间长了甘文秀小市民的一面愈演愈烈，而安仲熙因为和扈婉璇的关系暴露，在家里的地位每况愈下，不仅影响不了妻子，反而在妻子的影响下自己也慢慢变得低俗，变得越来越像个小市民老婆的合格丈夫了。在教育孩子、孝敬老人等家庭生活必须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上，甘文秀和安仲熙也有许多不合拍的地方，在长期磨合的过程中基本上是安仲熙不断向甘文秀靠拢……

扈婉璇的丈夫史新强也是一个粗人，在一家有色金属企业矿山开运矿车，是当初她高中毕业还处于待业状况时候一位老乡给介绍的，籍贯也是她父母的老家那一带。在史新强的概念中，老婆就是用来过日子的，只要下了班家里能有人给做饭，上了床想过夫妻生活对方能让你在她身上折腾，这就够了。况且扈婉璇的身材长相拿到人前去也不辱没自己，生了个儿子智商不错，上学念书基本上不用太操心还总是拿三好学生奖状回来。一家三口的小日子滋滋润润，

史新强没有什么不满足的。

应该说扈婉璇和安仲熙持续偷情20年，本事再大的人也不可能永远瞒着自己的老公老婆，也不可能不对家庭的安定团结造成威胁。正因为如此，安仲熙的家庭生活中多年来充斥着与此相关的火药味和戏剧性，但扈婉璇的家庭却一直很平和，起码在外人眼里，扈婉璇是贤妻良母，史新强也是一位有责任感、疼爱妻子、关心孩子的好丈夫。

当年扈婉璇之所以离开学校，某种程度上是为安仲熙所做出的一种牺牲。安仲熙在学校总务处小心谨慎为人，兢兢业业做事，见了领导点头哈腰，满脸堆笑，不久便被当时的一位老校长看上了。校长鼓励他、协助他通过自学考试弄到了大专文凭，想方设法把他的工人身份给转成了干部。看当时的发展势头，安仲熙完全有当上学校总务主任的可能，假如老校长还能在一把手的岗位上坚持数年，安仲熙甚至都有可能成为分管后勤总务的副校长。但是他和扈婉璇如胶似漆地偷情，或多或少还是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有人就在老校长跟前拿安仲熙私生活不检点说事儿，指出在学校这样的单位不能允许伤风败俗。老校长于是把安仲熙找来狠狠修理了一顿，说：“你是不是没见过女人？是不是光会发骚连饭碗子都不管不顾？”安仲熙被老校长训斥得很丧气，但是他实在离不开扈婉璇，更不能去跟扈婉璇说要分开一类的话。正在安仲熙为难的时候，扈婉璇主动对他说：“咱俩要拉开些距离，不然会影响你的前程。我看老校长很器重你。再说，我家史新强也有所察觉，最近在我跟前说话有点不阴不阳，夹枪带棒的。我都想好了，我要离开这个学校。我到别的单位去了，这儿就没有闲话了，也就能把史新强的嘴堵上。”扈婉璇说过这话不久，就调到一家大工厂所办的第三产业上班去了，安仲熙也如愿当上了学校的总务主任。只是后来上级一纸任免文件，老校长提前退居二线了，安仲熙就再没有当副校长的可能了。

一个上午，安仲熙干工作都不能集中注意力。他在思考到市一中应该找哪个熟人，或者还要不要托跟市一中领导更亲近的人，拐个弯去打通关节？

安仲熙想得脑仁子生疼。

## Du Shi Nan Ren

- 3 -

夏能仁也遇到了棘手的事情。

昨夜因为让美女擦肩而过，夏能仁懊悔了大半个晚上，没怎么睡好觉。一



大早上班，他本想关了门，仰在沙发上眯一会儿，不料就有人推门而入。进来的正是夏能仁多年的情人郝萍，和他同在市政府某局上班，是他的下属。他俩很早就在一个科室工作，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不知不觉就碰撞出了感情，然后相知多年。

郝萍眼睛发红。不是哭过的那种红肿状态，而是有血丝，眼圈略显青色，是失眠所致。郝萍一进来，就反手把门关上了。泪珠子早已在眼眶里骨碌开了。

“怎么啦？”夏能仁赶紧从沙发上站起身，让郝萍坐下，他打量着她。

“他是个色狼……”郝萍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在两腮划下两道线状的印痕。郝萍虽然也是快40的人了，但身材没有任何要朝臃肿方向发展的迹象，仍然修长，亭亭玉立，脸蛋、眼角也找不出任何明显的皱纹。她的美多少年一以贯之简直是一个奇迹，夏能仁为此暗自骄傲，骄傲他的眼光和男人的魅力。郝萍所谓的“他”，夏能仁明白是谁。

“他怎么你啦？”夏能仁内心的感受怪怪的，他的问话温吞吞的。

“怎么也没怎么。他威胁我……我怕，我怕他会给我小鞋穿。”郝萍低声啜泣，“你能不能坐到我跟前来？”

“这是办公室。”夏能仁低声说。说完，他还是挨着郝萍坐在了沙发上。郝萍突然转身抱住了他，将脑袋伏在他肩上。夏能仁能感觉到郝萍身体因为啜泣而抖动。

“萍，好啦。这是办公室，要有人看见了不好。”夏能仁想尽力把郝萍推开，但郝萍抱得他愈发紧了。夏能仁紧张得头上都冒汗了。

“我要告他性骚扰。你要给我作证。”郝萍抬起头，掏出纸巾沾了沾脸上的泪痕，说。

“嗯。”夏能仁下意识地应答了一下，然后陷入沉思。

“他”就是夏能仁和郝萍所在的政府机关职能局一把手姚天啸。这人和夏能仁年岁不相上下，进政府机关的时间也大致相同，但人家仕途顺利，当正局长已经好几年了。姚天啸除了干起工作来有办法，有魄力，也善于处理上上下下的关系，跟市主要领导以及主管他们局的副市长关系都很铁，在本局群众中威信也高，据说年年干部考评群众评价都得高分。眼下以夏能仁四十七八岁的年龄，还想赶最后一班车弄个处级，弄不上实职哪怕弄个能拿副处级待遇的助理调研员也行。所以，他不敢、也不想得罪姚天啸。谁知道姚大局长是哪根筋不对劲儿了，放着本局那么多年轻女下属不去“骚扰”，偏偏要来骚扰郝萍？且不说郝萍值不值得局长大人骚扰，问题是郝萍和我夏能仁相好多年，在本局也是公开的秘密，难道聪明绝顶的姚天啸不明白？明知如此，还要在郝萍这儿

